

續名醫類案

十一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六

錢塘魏之琇編集

諸家痘瘡方論



海昌王士雄孟英同校
定州楊照聚素園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意。求通於用。不可得也。痘瘡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流。經絡分明。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辨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猝之際。據症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熱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文簡。歡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爲陳氏方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之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矣。其意大率歸重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量而與之中病卽止。何傷之有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而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異功等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誤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輔佐。有因用。前氏方因未嘗廢細。

辛丁香白朮參者。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也。然其用寒冷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廣而用之。雖渴者用溫藥。瘵瘵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爲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者。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爲害當何如。陳氏立方之時。必有夾寒而痘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夾寒而用一偏之方。甯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

王節齋曰。近時小兒痘瘡。多用陳文中木香異功散。殊不知彼時立方時。爲運氣在寒水司天。時令又值嚴冬大寒。爲因寒鬱遏。痘瘡不紅綻。故用辛熱之劑發之。今人不分時令寒熱。一概施治。誤人多矣。又曰。丹溪痘瘡治法。最爲明備。近世通用陳文中異功等方。乃一偏之術。若痘瘡虛怯。淡白瘵塌。此屬虛寒。宜用陳文中方。若發熱壯盛齊涌。紫色燥痒。此屬熱毒。宜涼血解毒。自陳文中方盛行後。屬虛寒者卒得生。屬熱毒者悉不救。痘是胎毒。古人治法。只是解毒。然氣血虛。則毒氣不出。反不能成漿。故陳文中之法。亦千載妙訣。補前人之所未備者。但溫補之法。旣行。而解毒之旨。遂隱。故救得一邊。又害了一邊。今必詳究丹溪二法通用。斯無弊也。

魏直曰。痘漿數日隔頂。漿滯不行。或風寒所阻者。宜用水楊葉。無葉用枝五斤。流水一大釜。煎湯溫浴之。



如冷添湯良久。照見繫起有暈絲者。漿行也。如不滿再浴之力弱者。只洗頭面手足。如屢浴不起者。氣血敗矣。不可再浴。始出及瘁塌者。皆不可浴。痘不行漿。乃氣滯血滯。腠理固密。或風寒外阻。而然。浴令暖氣透達和暢。鬱蒸氣血通徹。漿自貫滿。功非淺也。若內服助血氣藥。藉此發之。其効尤速。直見一壺用此有驗。卽得其方行之。百發百中。慎毋忽也。古無此法。故詳註之。水楊乃草也。非楊柳之楊。人家有難覓。

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磁瓶。遇欲種者。錄小兒生辰。焚香致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傳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發熱。五日豆長。兒豆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隨愈。自言必驗。

福山戍卒遇一醉虎。縛獻王大將軍轅門。將軍剖肉分贈郡紳云。小兒食之。可以稀痘。

李捷用頭生雞子三五枚。浸廁坑內。五七日。取出煮熟與食。數日再食一枚。永不出痘。徐都司得於浙人之方。

朱丹溪治一叟。發熱而昏倦。其脈大而似數。與參耆歸朮陳皮大料。二十劑而痘出。又二十劑而膿泡成。身無完膚。又六十劑而安。

痘證有二。一曰血熱毒盛。一曰氣虛毒盛。氣虛者。可以徐補。血熱毒盛者。勢必亟。一發熱。便口渴面赤。氣

喘狂躁譖語。此其證也。一見點。卽宜涼血解毒。急磨犀角汁多飲之。十可療四五。稍遲難救矣。又有血熱兼氣虛者。初發先服涼血解毒之劑。五六朝後。可以併力補氣助漿。若初時不早涼血。則毒不解。延至六七朝。勢必以參耆助漿。漿必不來。反流毒火。又有血熱毒盛似氣虛者。初熱放點。神思昏亂。足冷。痘色白如水窠。惟有唇腫口渴。辨其火證。醫者反以氣虛治之。十無一生。廣筆記

葉天士曰。論痘首推錢仲陽陳文中二家。錢用寒涼。陳用溫熱。確乎相左。丹溪祖錢。非陳。分解毒和中安表爲要。以犀角地黃湯爲主方。舉世宗之。莫敢異議。後之萬氏以脾胃爲主。魏氏以保元爲主。皆從二家脫化。費建中救偏。悉以石膏大黃。徐靈胎曰。最不通。胡氏輒投汗下。松江東地多宗秦鏡明。京口江甯咸推

管樞保赤。吾蘇悉遵翁仲仁金鏡錄。可謂家喻戶曉者。其所長在乎看。不在乎治。看法精確。有可以前知之巧妙。後之翟氏聶氏。深以氣血盈虧解毒化毒分晰。闡揚錢陳底蘊。趨出諸家。因分別太多。讀者目眩心慣。不若翁仲仁薊堯悅口也。然眼目之功。須宗翁氏。而彙治講究。參之諸家可矣。徐靈胎曰。痘不但歷代不同。隔數十年亦有小變。錢仲陽時所說痘證。痘形與今大不相同。其方亦迥別。神而明之。必合歷代之言。而參觀之也。

大凡發熱三日。而後見點。是其常。卽以熱勢參詳見證。定其吉凶。翁仲仁金鏡錄甚明。茲不復贅。

傷寒邪由外入。痘子熱從內起。但時邪引動而出。與傷寒兩途。

週歲小兒。初熱卽現驚搐。昏迷之狀最多。世俗謂驚痘最好。此言未必盡然。方書云。先驚後痘者。生。先痘

後驚者死。頻頻驚厥。最多悶痘。蓋痘由腎。至肝。至心。脾及肺。自裏至外。自深至淺。未發之前。痘熱先已內動。目現水晶光芒。腎熱也。水生木而入肝。木生火而入心。火生土而入脾。土生金而入肺。其先天毒從至陰以達陽金。藉身中元氣領載充長。以化毒為漿。徐靈胎曰。豈可凝必濃厚。蒼老而始結痂。毒先用惡藥傷元氣。已外洩。元氣內返。斯無變證。週歲以內。身小元弱。常有熱。一日即止。亦有順痘。但須看神氣靜躁。熱勢輕重。見點徐徐而出。既出即長。熱緩安乳。便是好證。若神氣雖安。熱亦不盛。痘點雖不多。形果色鈍。或作頭軟足弱。脈懈不束筋骨。隱隱歎息。或短氣如喘。或嘔或瀉。徐靈胎曰。皆由氣血不能外發之故。最多悶證。胎白。句句若二三日間。痘苗已長。色亦頗好。竟夜終日煩躁不止。最妨隱處發疔。及發斑夾疹等證。胎白。真傳。

一發熱煩躁。標點雖見。熱躁愈加。細詢無忽。再參兼證。為六氣鬱遏者。從時氣治。為內傷停滯者。從裏證治。亦有表裏兩解者。亦有下奪者。但下發寒涼之中。必須活血理氣。防其凝滯冰伏。徐靈胎曰。此乃痘中兼證。非明於內外科者不能。

凡初起必三次而出。熱止即齊。其增點亦有陸續發出者。須看顏色。靈活生氣。頃刻轉機。變化為要。察形辨證。治法用藥。表藥活血疏肌。次則涼血解毒。實熱便閉者。微下之。虛弱氣怯者。忌進疏解寒涼。間有虛寒弱穉。初發身不大熱。四肢皆冷。吐乳瀉乳。痘點不長。聞聲悠悠欲絕。望色慘淡無形。恰在一二朝間。余見程氏女。年甫半齡。佈痘極多。痘形軟。色淡白。前痘迭見。近地幼科。僉用荆防芩蟬紅花查肉木

通胡葵筭尖之屬。方雖寫而示以凶危。延余診視。余曰。毒重氣虛。法在不治。但身無熱。見證虛寒。不因厲氣表邪。焉用表藥。考萬氏始終。以脾胃為主。以理中湯加丁桂與服。徐靈胎曰。前證皆虛寒之體。此等藥其效如神。一劑腹暖嘔止。再服利暖痘起。再用參歸鹿茸二服。以錢氏異功散而愈。

凡看痘先論兒體強弱。辨肌色。如色白多氣虛。色蒼多血熱。形象疰羸有宿病。或渴乳肌柔白嫩者。痘必鮮明。蒼黑皮粗者。色必暗晦。羸瘦病質。色燥形枯。必須辨明。依期長養。內證安和。病軀出痘。卽平順無逆。亦難調理。歌訣云。形體羸瘦骨如柴。肌肉枯焦神思衰。遍體鋪排如此痘。縱能漿足亦堪嗟。

一初見腰痛足軟。不能起立者死。此毒伏於腎。

一初見腰腹脹。胸高續增。喘噦者死。

一初見目睛呆瞪。或暗無光。或黑白高低。皆屬緊悶證。

一初見痘煩躁不止。卽妨疔斑疔。必現於隱處。多死。

一初見痘。痘不續發。斑色深紫。漸變藍黑。亦六日內死。

一初見痘。紫斑漸起。痘反隱伏。此名紫斑白悶。

一初見痘。痘斑間雜。若似洒珠點墨。必死。



已上皆論初見看法以定凶危發齊熱退後皆無諸惡證翁仲仁云三日四日痘出當齊點至足心勢方

安靜若論幼小之兒氣血易週常有未及三日而發齊者年長之體四日以外猶有增發者痘子稀少

數不盈百不必點至足心仲仁大意謂發齊安靜無慮變證然須辨明痘形痘色是何等呈色身體強

壯痘屬上中方可許其無慮倘幼小弱質或病後或帶別病而後佈痘未可見痘好浪許再以冬夏氣

候審詳可以百千無誤今世用方初見宜解肌疎表通套法荆芥四日不用防風三日前胡四日不用牛

蒡子四日不用紫草二三日本通紅花甘草赤芍天蟲查肉川芎連翹桔梗廣皮

蟬退三四日不宜用

方書中凡見點用升麻葛根湯徐靈胎曰此是開宗第一方今人不用伍氏方法見點忌升麻後人謂葛根表疏亦忌

此輕揚升表通套藥若裏證急須兩解

伍氏方一二日用羌防透肌湯今人不用惡其辛溫氣雄也一二日壯熱氣促煩渴便秘痘粒不發仲仁

云若非風寒壅遏定是氣虛不振愚謂近世佈痘每盛發於君相風木燥金司令蓋非火不發也火鬱

發之升陽散火是已但前證若裏熱甚重煎灼脂液徐靈胎曰必有此二句後方方可苟非苦寒下奪佐以升表不能

治也費建中方頗為中的石膏大黃連翹赤芍青皮腹痛查肉紫草木通丹皮辛涼入血

犀角辛涼通血發齊後用黃連凡涼寒清火解毒必佐活血疏暢恐凝滯氣血也實熱便秘通用涼膈散

防風通聖散 前胡枳殼湯 四順清涼飲

痘四日發足。伍氏遵古方。用牛蒡子熟末三分。用葶薺汁酒釀。燉熱調勻。臨服刺入生雞冠血十餘滴。與服。毒輕者。卽起光潤之色。世皆宗之。

發齊已四五日。用涼血解毒湯藥。伍氏名四聖飲。非扁鵲原方。徐靈胎曰方極平穩 生地 連翹 銀花 紅花

甘草 天蟲 桔梗 紫草 徐靈胎曰純是涼血之品 血熱加丹皮犀角 火盛加黃連石膏羚羊角有斑加金

汁元參 頭面不起加川芎雞冠血咽喉痛加射干元參山豆根 狂亂躁擾加地龍汁毒重血凝加

猪尾血冰片。近世涼血解毒多用地丁銀花湯煎藥。

凡看痘初起要根盤。其痘易長綻。倘光瘦不肥多險。成漿之後務要根盤卽花。一線圈紅緊附。頂滿滾圓。是爲毒化。若頂陷頂皺。根盤黯殭。其毒與氣血交凝。實宜攻。虛宜補。實火宜清。攻不宜早。看來火色大赤。痘形色濕潤方可攻托。否則搔擦立至乾剝。毒陷不治。

虛有氣虛血虛之分。血虛爲熱。氣虛爲寒。但虛熱與實熱不同。虛熱用滋清方藥。痘頂屬氣。根盤屬血。氣領血載。毒得煨煉化漿。凡體強質實者。多火以清涼之劑。火解漿成。誤補則癰。癰者壅也。其氣虛血弱。色必淡白。形不雄偉。或頂陷。或皮皺。內證則惡心少食便溏。年少未進穀食者。腸胃薄弱。最多虛證。七日以來。元氣用事。不能勝毒。使之外出。多有內陷致變者。余最究心是證。調之應手取效。魏氏保元湯。

聶氏參歸鹿茸湯。陳氏木香異功散。腸滑不禁。用七味豆蔻丸。白朮散。理中湯。多獲奇效。甚者必用三服。徐靈胎曰。用補之方。盡於此矣。

大凡兒肌白嫩者。多虛證。蒼黑者。多實火。雖為大概。亦屬至要。白嫩發痘。色必鮮艷。勿謂便是善證。蒼黑發痘。色必暗晦。勿便許為凶。總以神氣安靜。顏色日換。形象漸長。便吉。六七日。伍氏內托散。生黃耆。甘草。陳皮。川芎。當歸。防風。白糯米。天蟲。角刺。銀花。血熱者。不用耆。當歸。表虛者。去天蟲。角刺。血熱。仍用丹皮。地黃。紫草。連翹。羚羊。猪尾雞冠雞鳴散。達表之藥。猪尾膏。通裏之藥。

保元湯。人參。黃耆。炙草。加川芎。當歸。名芎歸保元。虛寒加肉桂。升頂加鹿茸。氣滯正氣加廣皮。厚朴。瀉加木香。肉果。質弱加坎。烝河車。嘔逆加丁香。厚朴。

參歸鹿茸湯。人參。當歸。鹿茸。黃耆。龍眼肉。炙草。

木香散。人參。木香。丁香。桂心。大腹皮。青皮。訶子。半夏。甘草。前胡。赤苓。

異功散。人參。木香。官桂。廣皮。當歸。茯苓。丁香。附子。肉果。厚朴。半夏。白朮。

豆蔻丸。肉果。枯礬。訶子。龍骨。赤石脂。木香。砂仁。

白朮散。四君加藿香。木香。

七八九日。頻用清涼。痘火色既退。漿不能透。或有半漿。頂有箸笠之形。不克充灌。今人多用桑蟲漿生用。雞冠血生用。同酒漿和服。倘攻起少頃後。呆滯者。須用補托。伍氏攻發藥。用老人牙煨研極細。加麝香少許。每服二三分。名黑靈丹。右天蟲。乃疎表風藥。山甲乃攻經隧風藥。一味。爲末酒漿服。曰獨勝散。

凡蟲蟻皆攻。無血者走氣。有血者走血。飛者升。地行者降。凡漿足。聲音啞者不妨。驟喘痰升者大忌。徐靈胎曰。喉中痘足。聲亦啞。翁仲仁云。挫喉聲啞。漿行飽滿亦無妨。蓋痘漿因熱氣以煉成。必升騰以達頭面。肺位最高。

熱上蒸迫。肺先受損。是以聲出不揚。倘喘急扶肚擡胸。乃火毒歸肺。必不治矣。

火毒歸肺。幼科每用珠子牛黃膏。連三服多不效。余遵孫真人第經湯。或仲景葶藶大棗湯。間有效者。肺氣壅遏。苦寒直下。已過病所。故無效。徐靈胎曰。眞屬妙談。須參之。

方書以六七日以前寒戰屬氣虛。六七日以前咬牙屬胃熱。六七日以後。咬牙屬血虛。亦屬定論。

八九日癢塌咬牙。痘不起漿。或灰白。或涸。或癰。危險極矣。速速溫補。亦可望生。翁仲仁云。塌陷咬牙。便實聲清。猶可治。聲清則上無熱壅痰聚。便實則腑陽未至盡洩。所以溫補得效耳。木香散異功散。

八九日順痘漿。色蒼黃。毒氣悉化。亦云垂成。須謹防護持。搔損流膿裂血。倘正氣大泄。毒從虛陷。常有不治之患。斯時預囑伴母勿懈。使痂靨乾結。肌肉完固。便是全功。若痘已破碎。聲不啞者。毒不陷也。無妨。

徐靈胎
曰祕訣

伍氏方用芍藥湯

炒白芍

薏仁

茯苓

地骨皮

銀花

百合

山藥

建蓮

十一二日漸次成痂之際。極好之證。必有欬嗽。或夜暮身熱。世俗幼科。僉云。毒氣未盡。槩投苦寒。多有胃減。廢食。釀成痘勞。童怯者。吾嘗論痘。自腎臟骨髓之中。由肝主筋。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從內之外。毒乃渙釋。收疤之時。真氣歸裏。肺合皮毛。是為未傳處位。高體清肅。從前灌脹成痂。蒸迫之氣。受虧已極。氣泄為欬矣。況投利濕下注藥。而結痂。其上焦已經轉燥。若毒仍留伏。焉能收靨。此斷斷然。再論幼穉。陽常有餘。陰未充長。佈痘至於結痂。一身脂液大損。其陰氣告匱可知。故暮夜屬陰時。為煩為熱者。正內經云。陰虛生內熱也。西郊吳氏女。年甫四歲。痘係順證。幼科調治至漿滿成痂之日。忽發煩躁。夜熱不寐。晨起安然。醫用保元及錢氏五味異功散。加芍藥與服。熱燥益加。又更一醫。曰。毒氣未盡。乃誤補之故。用桑蟲漿。暨涼解藥。服後躁甚。而添泄瀉。邀余診視。觀漿痂形色。詢平素起居。時日當午。即用六味地黃湯。徐靈胎曰。所謂養陰之法。一服而安。此二條。人多忽而不究。故辨及之。旬朝後嗽。大法以甘寒生津胃藥。蔗漿。麥冬。沙參。綠豆皮。地骨皮。甘草。玉竹。甜杏仁。

解餘毒藥。全以不傷胃氣為主。若用芩連。必須酒製。翟聶二氏辨之詳矣。平和無奇。斷不敗事。徐靈胎曰。名言如三豆飲之屬。若金銀一味。本草清解毒不寒。余見脾胃虛弱者。多服即瀉。伍氏用連翹飲子。亦取平和。痘毒癰瘍。熱證十有七八。虛寒十有二三。甚至骨出腐敗。亦有愈者。但外科大忌用火煉升藥。其診看之

法亦如瘍毒。須分陰陽耳。

痘瘡。濕盛生熱。強者用苦寒清降。以苦能去濕也。若阻咽廢食。以及穿腮破頰者。難治。

年長出痘。男女慾已動。其初卽視膝痛腰痠。咽喉窒痛欲閉。苦辛寒藥。必不效驗。宜甘鹹寒。滋水制火。佐以解毒。六七日來。痛勢日緩。聶氏有參麥清補方。余每用錢氏六味。加龜膠元參秋石。獲效者甚多。若漿不肯起。頻吐粘涎者凶。

凡惡痘凶危。瞬刻如諸悶證。不過三五日。已發而縮。其危最速。總在七日內。再若蒙頭鎖喉。懸鏡纏腰。蜘蛛蠹種等。爲十惡證。其袁氏十八惡證。今人未嘗齒及。如此等痘。治之無益。徒招怨尤。更有溘沙夾斑。十朝危期。又根枝雖好。佈於歲內幼小之兒。必八九風波不治。半漿毒陷之變。必斃於十二四之期。若能食者。十救一二。痘至八九旬日外。無漿則裏毒不化。必噎咽搔癢。痰潮不食。眼開條款。難以盡言。危期速矣。常有忽然連串片片之痘。裂水形如松脂桃膠。外露轉眼堆聚。內證漸安。變凶轉吉。更有旬朝內外。乾板涸如焦鍋巴狀。毫無生氣。忽從地角承漿諸處。裂縫流臭水。漸升頭額。堆腫高厚。若糊臉。名曰發臭毒泄。卽當補元。遲則氣脫。徐靈胎曰。祕訣。

小兒痘

痘之爲證。嬰兒之大劫也。自漢以前無有。元朔中武帝使。使至回鶻。因傳染入中國。其氣腥穢難近。惟大

貴而賢者。則間出墨痘。此絕無而僅有者也。崑山朱恭靖公。名希周。幼時出痘。顆顆皆黑。若束一帶於腰間者。諸醫皆謂不治。有一醫能識之。謂朱翁曰。令嗣之證無妨也。然願與公約。我有弱女。痘痊後。欲得令嗣入贅。翁許之。後遂贅焉。醫固富。凡膏火之費。悉以資之。後公中宏治丙辰狀元。官至禮部尙書。爲禮樂名臣。卒年九十四。諡恭靖。

張達泉治顏銓部。爲兒時。中痘已死。達泉視之曰。未死也。急掘地作坑。置兒其中。取新水數桶。用紙蘸之。重貼其身上。少頃。有細烟起。兒手微動。達泉喜曰。生矣。復以水沃之。氣蓬蓬上蒸。大啼數聲。取起。再進以藥。不數日愈。

王敏治千戶申志。年二十。忽瞑眩譫語。體熱而欬。眾醫以傷寒治。敏曰。痘也。與升均湯而瘡出。

葛茂林診汪比部子。年二十五矣。忽患痘。汪故知醫。以爲無恙也。葛視怫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亦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信其無虞。葛曰。災其在彌月乎。至期而其子晏然。汪置酒高會。若以謂葛者。葛視其子之足底有泡。結癍膚內。曰。迂其殆哉。迨是日而暴沒。汪以爲神。問其故。葛曰。夫痘搆形之餘穢也。苟有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旣而流注於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汪歎服。

沈好問治沈勤雲義女。年十歲。幼子痘。女抱兒出診。沈曰。兒無傷。女卽出惡痘矣。若呼頭及骨痛。宜服葵

清如其言而愈。

唐守元治園花祝氏兒患痘證。遍身血迸無罅。唐搗藥塗其身。糝藥茵蓐上捲起倒豎床前。合家啼駭。唐叱曰。若輩勿驚。此名蛇殼痘。必用逆乃得脫。已而皮膚解裂如蛇蛻然。遂愈。

關家女阿觀。年八歲。出痘甚多惡。沈曰。諸醫云何。對曰。死證。不必藥矣。沈曰。兒一身死痘。然有一生痘。尙可生。令取五年抱雛母雞。用藥入雞腹。外以糯蒸雞。令食盡。視之右手關脈。痘二粒。明艷如珠。女果生。江魯陶子一歲。痘止三顆。見額上耳後唇傍。沈曰。兒痘部位。心腎脾三經逆傳。土尅水。水尅火。宜攻不宜補。攻則毒散。補則臟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潤將成矣。沈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傷腎水也。俗醫憐兒小。謬投以參。沈見之。驚曰。服參耶。不過二十一矣。兒卒死。

許季明幼子痘。沈曰。順證也。不必補。小兒純陽。陽盛必尅陰。許不從。痘愈。譏沈爲妄。沈曰。兒且死。許益不悅。至十二日。兒熟睡。視之絕矣。

潘氏云。一女病發熱腰痛。手足厥逆。目如昏悶。形證極惡。疑是痘候。時暑月。急取屠家豬血。倍用龍腦。冰也。和服得睡。須臾一身瘡出而安。若非此方。則橫天矣。本草綱目

括蒼陳坡雲。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靨。色黑唇白。冰冷。一士教以用狗蠅七枚。搗細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紅潤如常。又其次女。痘後毒上攻。遂成內障。一醫者用蛇蛻一具。洗淨焙燥。

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入羊肝內麻皮縛定用米泔熟煮切食之旬日而愈。居易錄 狗蟻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耳中

扶溝趙神仙傳起死回生散治痘瘡至七八日忽然變黑色收入腹內遍身抓破吭喘死在須臾服此從新另發出立可回生方用四物湯加升麻紅花上陷加白芷下陷加牛膝遍身黑陷加麻黃象蘗微炒如一歲用二錢大則用至三五錢右剉一劑半水半酒煎服從新發出脚下有黑片至七八日用針挑去以太乙膏貼之即拔去毒連進二三服。

朱丹溪治一子七歲痘將出未出之際腹泄數行其泄色黑不發根窠三日後癢抓出即黑水口渴其根窠如水疥狀不紅澤不起發食少脈浮數有力按之虛遂用參耆歸朮陳皮肉豆蔻爲君炙甘草柯子桂爲使水煎熟好酒些少咽下癢立止食立進根窠紅澤而起發二服全愈。

龔子才治一女痘出至脹滿將貫臙時忽紫黑抓破流血此屬熱毒太盛乃用皮硝不拘多少入花椒一撮煎水用青布蘸搭患處頻頻良久即起脹如舊。

孫文垣治鄭都諫長君四歲患痘稠密煩躁醫皆謂熱盛不退形枯色紫頂有焦勢證逆不可爲孫至細審之見兩太陽圓淨神氣蒼厚。可生在此謂當急爲涼血解毒用赤芍生地各三錢紫草二錢連翹黃芩貝

母山查木通各一錢蟬退甘草各五分藥成劑而衆止之曰麻要清涼痘要溫今乃獨主寒涼保元之謂何孫曰用藥貴對證保元湯溫矣必血活熱清而後可用今血熱毒盛而用溫劑是火熾添油也衆

曰若慮毒未解。吾若醇法甚佳。用桑蟲雞血酒調服之。痘卽立起。孫曰。此法亦可用於清解後火未退而用。是以毒攻毒。其勢愈熾。鄭遂命煎服。其減去山查貝母。從衆議也。次日痘色明潤。焦頂盡退。血亦漸活。惟嘔噦搶喉。衆謂藥所致。孫曰。此火毒未盡也。宜進竹茹湯。乃大譁。鄭弟檢痘疹全書。用竹茹以証乃已。藥進而噦止。至八日。泄瀉發癢。乃以保元湯加白芍朮。大加首烏。一帖瀉癢止。至十四日。天庭兩顴皆回漿作靨。惟兩頤未回。洩瀉不止。逾半日。口開頂軟。四肢盡癰。腹又脹。已成內攻。舉家啼泣。孫亦茫然。不遑爲計。太息出門。鄭弟把袂相送。揖別。頃聞衣間痘臭。語之曰。君聞臭乎。曰聞。孫曰。似有生意。急還起之。因思頤乃腎經部位。獨不回漿者。腎元虛也。峻補乃可使活。先以紫河車一錢。用酒調服。服後卽睡。繼以人參一兩。黃耆兔絲各三錢。作大劑服之。一日夜服人參一兩八錢。再視之。其結靨之下。復灌一綫黃漿。蓋贈痘也。遂調理而愈。此證如不收功。則向之指斥寒涼及戒用竹茹者。皆可藉口矣。○此氣虛血熱而胃氣不暢也。於涼血劑中少用葛根。以暢胃氣。則焦頂立化。更參用參耆以補氣。則其痘立長。此予友趙功甫法也。目觀其用藥。輒應手見效。孫君尙未達此旨。故不免多費周折耳。

喻嘉言診顧。謂明子種痘卽請視。其痘苗淡紅磊落。中含水色。明潤可愛。且顆粒稀疏。他醫已先誇爲狀元痘。昌未知也。躊躇良久。明告曰。此痘熱尙未退。頭重頸軟。神躁心煩。便泄青白。全是一團時氣外感。兼帶內虛。若用痘門通套藥。必危之道也。必得一二劑。先退其外感。則痘不治自痊。若遲二三日。緩無及矣。彼不聽。而以蝦魚雞筍發痘之物雜投。誤上加誤。適所以速其亡耳。緣至六日而壞。正應感證壞。